



平都元作都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
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
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
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
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
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
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
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博妙之柱上而擊之則
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

兩喻絕妙而
文更特快逸
之甚

之謂一作之類

無脊元作毋脊

竿元作罕下

同罕即罕字

鏐同鋒刃也

曾本須作項

十萬元作十餘無萬字

剖悉明盡

更讀不住有

建鉄水之勢

不字補

而一作兩

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

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質所稅於民者。薄之之薄。猶迫也。言劍雖利。然薄之於柱。質之於石。而擊之。則不敵於柱石之堅。必折且碎矣。脾。近刃處。鈎。劍頭環。竿。與梓同。柄也。鐔。珥鼻也。蒙須。蒯緤也。集兵。言平時團集。非烏合者。卽君之齊已。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敗亡也。齊嘗爲燕昭所破。故云。而國圍攻焉。兩

國或圍
或攻也

孝成王

備法
委蛇曲折淋
瀟痛快
處如畫
委曲詳至
警一作龍姚本
復有太后字
史龍下亦有言
字當是二字此
誤為一或一字
彼誤分為二
却却同姚本望
見太后下又疊
太后字
甯一作粥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輦耳。曰：

叙起居淡語
絕妙大有雅
致冲味
最有曲折
願令一作願得

沒史作昧

壇一作太后
入得妙

文淺而淨意
盡言止更無
做作綠飾

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

程子釋易納約自牖曰左師觸誓因其明而利導之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招四皓亦然文興河至雲飛泉湧

史也下有曰字

修一作孫直截痛快

約一作給

陸溪曰既列左師之言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例也

不鍊無節奏

戰國策

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

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黑衣戎服又蕭望之傳注朝時皆著皂衣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重器謂名位金玉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

戰國策 趙

韓字補

黈元作黈字
無黈字

一本而臣太
守
其亦元亦其
亦其正是左
氏向法

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
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
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
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
請効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
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
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
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
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

自首至此語
頗似左氏
才則裁同
平陽趙豹也
元作平原若
平原下文不
應復云召趙
勝

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
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
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
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
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而
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
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
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
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

透

甚分明

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七。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

七十二字補地一作城

告字補

免元作勉

辭封入韓與漢書戰死長平不同

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奉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展轉猶反覆免辭也。食之食封戶也。

姚本平趙下有不勝二字

係姚本作復史同

講元從女求和也與講無異義而此書講媾互用宋以御名並作講

就利害分析更無觀帖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非說客也

絕淨絕勁亦是戰國本色而更加之鏗鍊固是古今有數文字

一本秦下復有秦字

揣秦情如合符節

縱橫之談妙盡於此專射其虛黃歇信陵皆得此法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

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虞卿曰夫言講

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

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

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

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

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

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

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已內鄭朱矣子

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

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

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

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

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

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

展轉猶反覆免辭也。食之食封戶也。

姚本平趙下有

有不勝二字

係姚本作復

史同

講元從女求

和也與講無

異義而此書

講媾互用宋

以御名並作

講

就利害分析

更無襯帖

虞卿始終事

趙專持從說

非說客也

絕淨絕動而

是戰國本色

而更加之鏗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

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虞卿曰：夫言講

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

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

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

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

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

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

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已內鄭朱矣，子

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

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

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

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

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

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

一本秦下復

有秦字

據秦情如合

符節

縱橫之談妙

盡於此

專射其虛黃

歇信陵皆得

一本無人字

入言也巧

兩子辯才相
當舌鋒所到
文彩艷羨真
勅敵也微卿
也幾為緩所
賣矣

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
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
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
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
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
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
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
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
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

此飾說也下元
有秦既解邯鄲
之圍而趙王入
朝使趙郝約事
於秦割六縣而
講二十四字脫
簡在此史以為
章首者此策實
非邯鄲解圍後
事
就利害分析
更無襯帖
絕淨絕勁亦
是戰國本色
而更加之鏗
鍊固是古今
有數文字

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
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
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
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
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
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
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
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
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

誠下一本補
不字
所元作不

問倒

遁辭

前策有負親者
二當是地名幣
元作敝齊交韓
魏使其交秦與
韓魏等也

圓健之甚

蓋生發利
害不明

痛快

亦元作而

六元作五

五城妙意謂
比賂秦尚有
一城可省耳

乎誠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
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
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
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
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
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
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
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

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
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
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
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
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
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
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
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
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

資元作貴史
作功

戰國策

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

強辭

勝字補

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

壯激軒翔

異一作卑

戰國策 趙

與秦易道若
言勝在趙而
不在秦也

仲連不肯帝
秦戰國一大
節目

蕩天即反姚
云錢劉改蕩
作湯

此閔王二字
衍姚本閔王
下有已字
又氣大際蒼
劫又出清逸
者一層上

文字從簡正
法也此則不
然故繁之以
見妙

一本先生下
無者字

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

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其人在此。勝請

郭璞曰紹介相佐助也索隱曰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故禮云介紹而傳命

此元作若

陡出隋語甚頓挫有勢

過猶不幸也舊讀帝過句

元元作矣

故後硬語以生下論

從橫之利不入于心固事放言切中機

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行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

○氣○足○攝○衍○

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

下席謂寢苦
枕塊居廬也

不點出意

則字補
三然自抄何
故多補則字
則字不必增

姚本牖里之
車欲舍之死
叙二事亦有
態有境

一本天子已
食退而聽朝
也 齋鑰同

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
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
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
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幸垣衍曰先生獨未見
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
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幸垣衍曰
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幸垣衍
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
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

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
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
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
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
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
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
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
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
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

二語解未解
去終未快細
玩或亦只是
國小禮不備
意

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

實利害

秦將何預而
退軍五十里
乎只接適會
公子向甚好

所元作此

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謂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引軍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

李白詩獨立
千載間清風
洒蘭雪可謂
善知仲連矣

仲連跡遠而
用奇

關元作問

一本平原君
之力也

隄字補

也字補

醒情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
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
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鮑焦周之介士。韓詩外傳云。周時隱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眾人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亦然。莞籬也。鍵其牡也。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鬪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

地。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也。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相國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也。親戚則無功受封。國人則計功論賞。以親戚而復計功。不可也。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弱趙。

辭命

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

狡而婉

嘽口有所御也鳥獸類貯食通作慊慊也此是作波着色處

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嚼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

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茅舉元作舉
兩友之劉俱
作反欲得之
故友之以疑
於趙范雖為
魏使齊而齊
厚禮之用此
術也如作反
之於義不順
之招元作招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友之。茅舉為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

章法

齊不從句
者一作君

合元作分
上元有分齊
字則此作分
齊亦可通
與字補
之字疑在無
功下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合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與無功之為知哉。

據猶任也。建信趙幸臣。涉孟蓋為橫者。以其反有害於趙。故以讎稱。一云。讎。如校讎義。言畫策也。惡猶害也。從有功。則能害秦。爾不能害秦。則反助秦攻魏。怒齊之不從。則合楚以分齊之地。二策必居一焉。則圖強之計。畢於此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也者。言楚趙合。則雖未見

功有害秦之形也。秦合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也者言秦見二國合亦必與齊合。齊本不從建信。今秦來合故助之攻魏以善之也。兩君齊趙也。趙知據建信而不知其不合楚不能成功。齊不從建信而不知其合楚足以成功。不知所擇也。正曰秦分齊齊亡魏。語不可解。當是分齊亡魏而衍齊秦二字。蓋曰建信春申從則雖無功而其勢可以惡秦。此合楚趙之策也。合齊亡魏則有功而可以善秦。此助秦之策也。兩君指皮相國建信君。或指建信君涉孟將何所擇於有功無功二者而為智哉。

姚本章首有或字衛兵句比一作址趙元作齊簡妙於質隋處見態

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趙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之憂大矣齊不從三

講元作構

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講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信封也。呂遼魏臣秦所重者後章作呂遺衛兵衛被兵也。秦策稱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間。時趙方與諸侯合從欲收河間故曰封不定也。文信欲得河間必伐趙。韓魏趙之與國故其憂倍。魏恥未滅謂嘗分魏之憂也。文信之憂猶言文信為三晉之憂齊不從者不與山東約從也。疑疑從之不合也。不計而講言魏必求和於秦不待計也。獨吞趙者趙近秦秦攻之不待楚魏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

不辯之辯不為之為蓋深於短長之術者

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

姚本無然字者下有以字

翻若驚鴻姚若游龍

文勢如流泉

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

至言

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後而工
黏一作翻
乙反問禮注
翻黏也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

秦元作齊
一齊一秦正
見趙之強不
必改

偶語收固有
態

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

點事亦增態

先王元作先
星

一本王國無
之字

色酒處全在
駕驂輦三字
上
避元作適
轉元作椅一
作騎

疊君字補

簡而透

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
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
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
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
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
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
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
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
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

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
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
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轡也

迎客面之有顧則反虛戾見秦
策憧憧往來不絕貌輦車旁也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
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
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
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
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

而元作能

帝一作常
遼元作遺
弃地以媚人
非守國之善
策且河間之
籍朝入而耶
卿之圍暮合
矣若成之策
為秦非為趙
也
飾元作釋

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令折矣。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葺趙人名。刺言探候其事。有不
言。所治者多。不暇悉言於王。

也。魏殺呂遼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君唯飾虛偽文信侯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

公猶同。一本公作合。天下公同為從以害秦。而世獨言趙者以為收河間故也。向者天下惡秦。秦重遼。故魏殺遼而諸國交之。然則秦惡魏深矣。今趙收河間不與封文信君。則與殺呂遼同。言皆惡秦之事也。君唯飾虛偽文信侯猶且知之者。言君飾詐以行事。文信猶且知之。況收河間乎。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

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冠元作魁字善無

與

滾下動快

魏冠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係蹄用繩以繫

獸蹄決斷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比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兵趙兵內應者蓋以鼓鐸為信衡猶橫也贊者美其事以誘其說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

日且日一作日

意奇語俏

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
齊已合臣請要其敵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
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使者伯之使要其敵言兩國
戰必有一疲因以兵邀擊之

為齊獻書趙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
實而臣竊恠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
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不能者非
他欲用王之兵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
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

鮑云趙下有王
字姚本趙下有
使臣與復丑五
字注云曾本無
寶元作寶

名寶亦是可
姚本欲用王之
兵成其私者也
非然則交有所
偏者也

氣甚勁而逸
但觀帖少微
覺不濃
塵字極翻略吐
華墨而手腕皆
若不勞戰國上
乘神行文字

韓字補

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
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
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
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
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
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
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
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
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

一篇只用幾
語助變換神
駿如許史記
最長此法

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

恐王而取行言王畏懼之必行其說矣。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重趙也。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今聞趙莊賤張懃貴齊不必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莊而貴之。

懃蓋敗從者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

操兩權最是策士常態

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誅建信者疑其殺章欲以專事也。以為交以殺章故建信交之

姚本忌作恚

馮忌為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王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

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
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無燕秦言
不畏之也

倪元作免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
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
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
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
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
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

三意兩解亦
有應此是文
字作波處

劉去傳字

不得也下一
本有趙王曰
甚善馮忌曰
字姚本同

一本相馬之
工

若歲

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
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
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
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
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
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
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
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

劉本作郭偃之法郭偃晉掌卜大夫卜偃也桑雍曾劉並作桑雍一本便辟左右之近者東坡本日月廓暉於內

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

愛

雍癰同。桑中有蠹。以膏液流於外。如癰潰然。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倡。朱子云。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食。有謂蟾兔桂樹之說。其惑久矣。然策政以此為喻。

悼襄王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

泄元作世

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幽王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眾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

與字疑村

設戰句妙只此一句增許多態
一本大作王

逐件問固亦
是法但至七
排亦覺太繁

直說無藻飾
亦無調法

卻元作却姚
本亦作却補
云此書卻却
通

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日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

姚本以小官

臣元作百

津令問固是
波瀾由此轉
入武安君更
不元作勿

不元作勿

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吏未嘗為兵臣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

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七首當死武安君曰子活緹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緹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柵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

捍劉本作捍
說文捍兩手
擊也
此叙武安守
死事然有風
神以三層極
態一本作柵
曾作柵
迷臂短一波

事奇

縮當作縮引也抽也

過元作遇劉作過諺元作

如扮如畫有情有態

謂元作為

一本而國七

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諺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嗟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始皇十年不韋免相就國十二年徙蜀飲酖死守假官也因計言願因馬以計事刀筆謂為尚

書也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者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為吏也願自請猶乞骸骨提衛也誣其以匕首自衛如欲刺王然緹李牧名病鉤即所謂短臂也起居問王起居不及地為不敬榘門榘也蓋牧右臂短故為木材接之如振動榘榘也諺別也

元作御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寂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寂遂滅趙

葱一作思一作念最史作聚
五元作三
軍史作葱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伋遇五父裁注



